

# 隔离中度蜜月,没“隔”住孕育新生命

口述:徐小岳 | 26岁 | 乡镇干部 | 湖北  
整理:陈国洲 | 本报记者  
编辑:刘婧宇

在专为滞留重庆的湖北人提供的集中隔离观察点,我和老公盯着早孕测试纸上的结果,反复确认自己怀孕后,突然释然了。

此前,连续几天做了多次测试,也都是这个结果。与其说是怀疑测试结果准确性,不如说是实在不敢相信,宝宝会来得如此“特别”!

这一路,先是出国度蜜月的甜蜜,突然陷入有家难回的焦虑,紧接着又被集中隔离观察。如果从出国之日起计算,我们整个隔离期都在蜜月里。

正当我抑郁不已,准备打心理咨询电话时,却发现自己怀孕了!

我是1993年出生的,老公周思凡比我小一岁。我俩都是湖北恩施的乡镇干部,来自最基层。

从去年11月举办婚礼后,我就盼着赶快过年,好开始欧洲蜜月之旅。

1月18日,拿着厚厚的旅游攻略,我俩满怀憧憬地出了门。因为恩施离重庆近,坐动车只要两个半小时,我们就报了从重庆出发的旅行团。

当时,有关新冠肺炎的报道并不多,周围好像也没人谈论。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年,乡里年味更浓,我妈还在催我,初五回来早点回家。

蜜月旅行前半程,和我设想的一样美好,逛巴黎香榭丽舍精美的橱窗,喝德国正宗的黑啤,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意大利……

正美着呢,国内疫情的报道开始占据网络,让大家感受到了气氛异常。导游开始每天给我测体温了。

我趴在床上,看见阳光照在我老公的脸上,他还拿着试纸在傻傻地笑。我长长舒了一口气,回想之前我的种种焦虑不安,抑郁自责,好像都有了解释,情绪的波动肯定是这个小家伙带来的

听说国内“一罩难求”,大家要求导游带着抢购口罩。地接导游索性自己兜售了:一个普通口罩1欧元。我俩认识不是很到位,竟然嫌贵只买了7个。

除夕那天,我俩又都接到单位通知,要求所有干部一律停止休假,立即返岗。

我开始担心返程的问题了。旅行团不能提前返回,我俩干着急,后面的行程自然兴致大减。

直到1月29日飞机降落重庆,我才真正明白:之前的焦虑都是小儿科,形势比我们的想象更严峻。

凌晨4点50分,我们搭乘的航班一落地,乘务员就开始广播点名,要求被点到名字的乘客先下飞机。我俩下来后才反应过来,点名的都是湖北籍乘客。

同行的有6个武汉人,被送去采血测试,我们其他人经过了医生量体温、询问等程序后,顺利通关。

家也回不去了,出了机场直奔重庆北站,发现所有开往湖北的列车,都停运了,班车也停了。突然没了方向,心里莫名慌张和委屈。

我们在网上迅速订了一家位于重庆渝中区的宾馆。到达后,一出示身份证件,前台小姐姐忙摆手拒绝,好不容易说通了让我们住下。没多久,老板又找来了,要求我们离开。

我委屈极了,报了警。警察态度挺好,劝了我们半天,还告诉我们政府为滞留的湖北籍旅客,专门安排了临时安置点。按照警察叔叔的指点,我们来到了位于渝中区白象街的安置点。

集中隔离生活,接着蜜月开始了。宾馆是三星级,条件挺好,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这里的饭菜——地道的重庆烧白、酥肉、牛蛙、兔头……每顿两荤两素,两个多星期,我俩都吃胖了。

我们需要什么生活用品,都可以在群里说一声,工作人员代购后送到门口。

每天早上、下午各量一次体温。我们住进来的第三天,就采集了血样和咽拭子。

当时隔离点住着63人,都是老乡,没事大家就会在群里聊。说得更多的是,重庆有什么好吃的,好玩的,大家心情放松了不少。

一次有人说,这次来重庆旅游,心想念念惦记的重庆火锅,至今都没吃上呢。大家纷纷赞同。没想到隔离点的负责人王亚非对“冒泡”说,“那改天大家就整火锅”!

起初,大家就当开玩笑,没想到过了几天,还真送来了!每个房间一个热腾腾的便携式火锅,把大家感动得想哭。

原来,工作人员联系了重庆市火锅协会。一听隔离点的湖北兄弟想吃火锅,他们立即免费送来一批火锅底料和菜,由工作人员在食堂煮好后,给每位隔离客人送到房间。

群里有两位老人说,胰岛素要用完了,这是处方药,药店买不着。隔离点的工作人员不知想了什么办法,买来了;群里有初中生要在线上课了,没教材,工作人员又给弄来了……

不过,每天对着不大的窗户发呆,特别是想到同事们这会儿都在忙,我却被困在这里,就开始自责,有时候都难过得想哭。

我老公反复做思想工作,我才同意他给隔离点的心理咨询热线打电话。虽有一定作用,但不能“痊愈”。

有一天,我突然意识到,有一段时间没来例假了,猜想自己是不是怀孕了?私信了隔离点的工作人员,托人家给我买早孕测试纸。

这天是2月14日,情人节。连日阴雨的重庆,竟然难得地出了会儿太阳。

我趴在床上,看见阳光照在我老公的脸上,他还拿着试纸在傻傻地笑。

我长长舒了一口气,回想之前我的种种焦虑不安,抑郁自责,好像都有了解释,情绪的波动肯定是这个小家伙带来的。

当时,单位通知无法返回的干部,可以自愿就近参加当地防疫工作。这启发了我,干脆就在隔离点做志愿者吧。

我们这个隔离点有100多名工作人员,包括医生、警察、社区工作者……如果我们还在恩施,干的也是类似工作。

老公完全赞同我的想法,我们立即跟这里的负责人王亚非说了。没多久,他通知我们很高兴接收两个“新兵”。

很快,我俩隔离观察期满,身体指标合格可以外出。2月15日,王亚非给我们送来了口罩、防护服、护目镜,我们负责为隔离点的住客们送餐。

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工作,但我干得很认真,尽量快速地把饭送到大家房门口。

现在我的心情很平和,闲下来就愿意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说话。我在想,等宝宝出生长大了,得给小家伙好好讲讲这段奇特的经历。

口述:王季娅 | 29岁 | 湖北  
整理:刘荒 | 本报记者  
编辑:刘婧宇

2月4日,农历立春,本该是万物复苏的时节,可笼罩在疫情下的武汉,却让人觉得毫无生机。

这天,女儿的诞生,给我们全家增添了喜庆的氛围,也释放了一下这些天高度紧张的心情。

时光回溯十个月,若我有先知的本领,绝不会选择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,迎接我可爱的小公主。但这也正如母亲所言,生老病死,是谁都无法违逆的自然规律。

1月17日是腊月廿三,阖家团圆的小年。我们一大早起来贴了春联,随着拥挤的人潮置办了年货,还买了心仪的年宵花。我们早已习惯赶在过年之前,将家里装扮一新了。

我还腆着肚子跟老公开玩笑:“下一次来花市,我就不是一只大企鹅了。”现在想来,无比庆幸自己那时考虑到孕妇抵抗力差,戴了一个N95口罩……

早在两天前,我就让爸妈带着大宝,回了老家潜江。我和老公留在武汉,等候二宝这个新生命的降临。

那时的武汉,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。远在上海的亲戚,每天都会把他们听到的消息告诉我。现在想起来,似乎真应了那句话:全国人民都知道武汉疫情很严重,武汉人民还沉浸在过年的欢天喜地中。

1月22日,腊月二十八,是我常规产检的日子。一直负责我孕期管理的医生告诉我,没有特殊情况,先别来医院了。

此时,钟南山院士已发出“没有特殊原因,大家不要前往武汉”的提醒。与平日相比,武汉的人流、车流明显减少了。

说不恐慌,那是安慰自己的。除了医生的叮嘱,我每天微信里都会收到来自天南海北的问候。

我能感受到,这些朋友尽可能地不让我产生恐慌和忧虑,但却又实实在在地替我担心。

而我只能尽可能地宽慰自己,让亲朋好友们感受到我的乐观与积极。我们又买了两盒在当时还没断货的口罩,以及一些消毒工具……

1月22日晚,传来了武汉“封城”的消息。我连夜与父母通话,商量他们是否来汉。

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,看到通知的第一时间,他们就已经决定:母亲独自带着大宝自驾返汉。而他是一名扶贫干部,必须听从统一安排,留在抗疫第一线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一宿未眠,顶着两个黑眼圈的我,终于等来了母亲和大宝的归来。

母亲说,她不来,怕我月子都坐不圆满……也许只有身为母,才更能感受到母爱的伟大。

从这天开始,我们全家进入自我隔离状态。母亲从老家带来的口粮,足够家里撑一阵子的。我们坚决服从安排,能不出门绝不出门,静静等待这个小生命的降临。

唯一让我们担心的,是在抗疫第一线的父亲。我用严厉的口吻叮嘱他,每天中午和傍晚,必须跟家里视频通话。这也是我们父女之间习惯了的相处模式。

父亲每天会在视频里,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,他一天都做了些什么。诸如他开着车在村里拿着大喇叭,宣传要戴口罩、勤消毒;守在村口不让本村村民外出,不让外村村民进入;村里有一户村民发热,谁都没有打扰,自己让家人开车去了医院,全家已被隔离。

父亲尽可能不让我们担心,我猜更多是为了我产前情绪稳定,而我却从他的描述中,切实感受到疫情日趋严重。

终于有一天,父亲打来电话时,特别生气:“一个老大妈非要出去买菜,我不让她出去,她咒我断子绝孙!”

我知道,这触碰到了父亲的底线,他是真的生气了。做扶贫干部三年多,他没少挨骂,也没少受委屈。换做以往,他总是能一笑而过。

在我临产前这个关键时刻,被人家这样咒骂,他确实是怒了——这时,我已超过预产期4天了。

立春前一天晚上,我突然腹痛难忍。我知道,二宝要来了!经过一夜的努力,2月4日,二宝降临人间。

这天立春,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第一批病人。躺在产床上,我给家人发了一条微信,给“二宝取名‘楚烨’”,意思是荆楚大地,火种升华。

我相信,立春之后,一切向好。很多人告诉我,在这个时候听到新生命降临的好消息,振奋人心。

还在恢复期的我,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。于是,写下了一篇经验贴,发在了APP上,供即将生产的孕妈们借鉴参考。

而现在,我最想跟所有人说,要用乐观的心态,迎接生命里的挑战,再困难的日子也能看到希望。

从疫情防控开始到现在,已经快一个月没能和父亲面对面聊天了。父亲也只能从视频里,看看自己盼了好久的孙女。

我特别想借《目送》中的一句话,来表达自己的心情——“幸福就是,早上挥手说‘再见’的人,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。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,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。”

你要问我有什么心愿,我就盼疫情早日结束,能早一天看到我的爸爸……

## “疫线”分娩,医生与产妇成姐妹

口述:席和红 | 44岁 | 医生 | 四川  
整理:吴光于 | 本报记者  
编辑:黄海波

2018年6月,我被单位选派到凉山州下面一个叫绵垭村的地方,成了一名村医。

在大凉山扶贫这一年半,每两个月可以回一次家。路很远,单程至少要折腾整整两天,遇到堵车就说不准了。

我女儿今年15岁,正在读初三,是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。我这当妈的心里,一直觉得挺亏欠她。

去年年底,当地迎接扶贫验收。我一直抽不开身,3个月没回过家。

直到今年1月10日,女儿学校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家长会,爱人去外省出差了,我只好给乡里申请,提前回了老家蓬安。

本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美好的假期,没想到疫情蔓延这么快。

蓬安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,有不少人在湖北打工、做生意。联想到当年的“非典”,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

很快,县里就有了确诊病例,好些同事写请战书。

1月24日,我接到凉山方面的通知,那边也有确诊病例,外地扶贫干部暂缓返岗。

我当产科医生20年了,去扶贫之前是我们县妇幼保健院的业务骨干。疫情期间回不了凉山,又不想闲着,于是我也向医院请战。

2月1日,院长给我打电话,说有一位正在

当了20年妇产科医生,从来没有哪一位孕妇,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

隔离观察期的孕妇,急需特护。

孕妇的哥哥从武汉回来,和她在一个屋檐下待了4天。1月27日,哥哥感到身体不适,3天后确诊为新冠肺炎。

当时孕妇已经38周多了,临产在即。我们医院立刻组织了一个医疗团队,除了我之外,还有儿科、内科、手术室、麻醉科、检验科等十几个人。

当了20年妇产科医生,从来没有哪一位孕妇,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。

组队完毕,我们坐上救护车直奔她家。由于孕妇属于密切接触者,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——穿着防护服,戴着护目镜和口罩。

看到我们这个阵仗,她老公不太高兴,觉得我们太夸张了。

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,更是对这个小县城里的其他孕产妇负责。如果我们不幸被感染,那些孕产妇们如何就医?

第一次见到这个孕妇,感觉她浑身上下都透着焦虑——眉头紧锁,一直问我,如果她被感染,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事。

她今年32岁,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宝宝,这是她的第二胎。

说实话,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们不希望最坏的结果发生,但如果真有什么问题,我们也有预案应对。

那天,我一直向她保证,会尽最大的努力,保她母婴平安。

当天的产检,体温、血压、脉搏、胎心一切正常,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。

离开她家前,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,随时跟踪她的状况。胎动如何、饮食如何、睡眠如何……说实话,我自己生孩子都没这么细致过。

2月8号,第二次到她家里去做产检。这一次,她老公的态度热情了许多。这时,离预产期只有5天,为了保证母婴安全,我们决定把她接到医院。

医院把体检区改成了独立分娩区,并把她的儿子和丈夫,也接过来陪伴她。

2月13号,胎儿已经足月了。我们每天都做胎监,与川北医学院专家随时沟通情况。

考虑到她不能排除隐形感染,为了将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,我们劝说她做剖宫产。但遭到了她和家人的坚决反对。

于是,我们整个团队又进行评估,和专家反复讨论,最终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。

2月17日,孕妇有了宫缩。第二天中午,官缩的频率达到每20分钟一次。

我们又进行了全院会诊,考虑到她还有频发性室性早搏,我们担心生产过程太长,会增加危险性,建议她使用缩宫素催生。这次,她和家

属很快同意了。

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我们甚至准备了除颤仪。

下午5点40分,产妇上了产床。整个生产的过程,我都在她的身边。产房里的3名护士,一直在给她加油打气。

产妇表现得非常棒,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指令,调整着呼吸和用力。

她在产床上满头大汗,我在防护服里全身湿透。

这个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,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忍受着分娩的痛苦,拼着命把她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。

38分钟后,一个6斤8两重的女婴呱呱坠地了。

手捧着这个特殊时期降生的婴儿,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,护目镜上起了一团白雾,视线变得模糊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产妇开始大出血,10分钟失血量达到了800毫升,我们立即进行药物治疗和子宫按压。

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,产妇才脱离危险,我终于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,我们又给这一家人做了新冠肺炎检查,再次确认他们一切正常,安然无恙。